

磨剪子戥菜刀

高守莲



走进璜山书院老物件博物馆，看到磨剪子戥菜刀的家把什，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在芝罘区万达广场北门遇到的磨刀匠。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我被久违的“磨剪子来——戥菜刀”的吆喝声吸引。声音来自一位老者自行车把上的喇叭，老者一手推着一辆24蓝色自行车，一手甩着皮条铁片串成的“惊闺”从东而来，手中“惊闺”甩出的“呱呱呱”撞击声，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围观。老者在万达广场北门旁支起自行车，把手中的“惊闺”放在地上，搬下后车座上放的小长条凳，拿下车把上挂的小马扎，坐下后便开始接活儿了。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找他磨剪子和菜刀，小喇叭则继续吆喝着“磨剪子来——戥菜刀”……老者全神贯注地磨起刀来。他的小长条凳不同于璜山书院老物件博物馆的磨剪子戥菜刀的长条凳，而是去掉了绑坐垫的那段长度，便于自行车携带。老人是坐着马扎磨刀和剪子的。

比起这位推着自行车磨刀剪的老者，过去的磨刀匠可是太辛苦了：他们肩扛镶着一粗一细两块磨刀石和捆绑着坐垫的1米多长、20厘米宽的木头长凳，靠双脚走街串巷，用手艺赚钱养家。

谁都懂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句俗语的寓意，是说人力、财力和物力必须用在最需要、最紧急、最关键的地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也反映了国人精打细算利用资源的务实与精明。

现在的刀剪多为不锈钢，既耐用又不生锈，各种规格和锋利程度的应有尽有，剃头刮脸也实现了自动半自动化，磨刀匠早已淡出了市场。但是在钢材短缺的时代，以铁为主的菜刀、剪子真的是刀

刀才有钢。一旦刀刃缺了钢，那可不是生锈的问题，关键是钝剪子钝刀剪不断、切不动，做家务的主妇们太辛苦。特别是春节前做新衣，都要提前磨剪子对牙口，方便剪裁。只要听到“惊闺”声，她们就赶紧拿着自己常用的刀剪出来找磨刀匠，磨刀匠从不缺活儿，手艺过硬的磨刀匠很受尊敬。虽然走街串巷没有固定场所，条件很艰苦，但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在我的记忆中，紧挨着双龙胡同的悦来街南头有一位磨刀爷爷很受欢迎。他家住悦来街1号，三级台阶的小院里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磨刀爷爷一家祖孙三代，另一户是曾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诗人”且是画家的庄永春一家。我奶奶与磨刀奶奶的年龄相仿，她的孙女与我同龄。奶奶用惯了我父亲用下脚料给她打的全钢小刀和剪子，如果钝了，就在晚饭后单独去磨刀爷爷家戥磨。我这个跟屁虫去了就和他的孙女一起玩儿，两个奶奶聊着天，爷爷就把活计干完了。平日里，磨刀爷爷喜欢叼着一个细铜杆的烟锅，上面挂着一个手工做的烟荷包，扛着一米多长的木头长条凳，凳子前面镶着一大一小两块磨刀石和戥斧，后面绑着一块坐垫，下面还挂着一个装工具的布袋和装水的小铁罐。戥磨时坐在坐

垫上，两条腿分跨凳子两边，弓着腰磨刀，被人们戏称为骑马跨鞍戥菜刀。他的顾客都是回头客。因为悦来街位于繁华商业区，服装店、理发店、饭店、菜店布局相对密集。服装店的专用裁剪刀，理发店的刮胡刀、剃头刀，饭店案头的切刀、剃刀、砍刀，菜店剔肉、割肉用的剃骨刀和砍菜刀、割鱼刀过一段时间都要戥磨，磨刀爷爷基本循环穿梭于街巷胡同之中。我们双龙胡同的家庭主妇，除了做家务，大多数还绣花，有绣麻布花的，也有绣毛线花的，磨剪子是常态。磨刀爷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双龙胡同磨剪子戥菜刀。烟台市独一无二、有40户人家的纺织大院有个填死的方井台，面积有三四平方米，这是磨刀爷爷的临时工场。每当他扛着凳子来到井台上，双龙胡同整条街需要戥磨的刀和剪子就会被主人送到井台上。磨刀爷爷按顺序一把一把地戥磨，毫不懈怠。中午他把家把什放在井台上，回家吃完饭后回来接着干。刀剪的主人们会在磨刀爷爷收工时，来付款后，拿走戥磨好的刀剪。

现在，“磨剪子来——戥菜刀”的吆喝声已鲜有耳闻，一旦听到便让人联想到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经典台词：“磨剪子来戥菜刀……”

姥娘家的老杏树

林师和

从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了，姥娘家有一棵老杏树，母亲小时候就在这棵杏树下玩耍。杏树究竟有多少年，连姥娘也记不得了。

老杏树就在姥娘家的门外，高高大大的。小时候是姥娘摘杏子给我吃，再大点是表哥摘杏子给我吃，后来当然是我自己上树摘杏子吃。杏子从麦子发黄开始成熟，一茬接一茬，五月初一直吃到六月六。每年的这个时节，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姥娘家吃杏。

那年月水果稀少，杏子又是成熟较早的果子，杏子还青着的时候，就有些孩子去偷着吃。从那时开始，姥娘就坐着小马扎守在树下，特别是星期天，连吃饭的时间也不能离开，但只要我去了，便任由我树上树下地乱窜，走的时候还要带上一大包青杏子。

年龄大了，星期天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但我也少不了杏子吃，姥娘会让表哥给我送来，或者让走亲戚的街坊捎来。那一年麦收，参加生产队的“三夏”生产，早出晚归，当然顾不上到姥娘家吃杏子了。一天中午，我从麦地里回家吃饭，走到村头的时候，发现柳树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才发现是姥娘坐在那里，身边是一篓子杏。原来大家都在忙，姥娘怕我吃不到杏子便自己送来了，她当年七十多岁，一个小脚女人，拖着十多公斤的篓子走十多里山路，可见姥娘对我们的爱有多深。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姥娘水都没有喝一口，便硬要往回返，看着姥娘那步履蹒跚的背影，我不得不由泪眼婆娑。

后来我到外面上学，自然是吃不到姥娘家的新鲜杏子了，细心的姥娘每年便会把杏核收集起来，晒干后用小锤子一个一个敲开，放到玻璃罐头瓶里藏好。正月初三我去拜年的时候，中午吃饭必然会有一碟杏仁拌白菜心，杏仁、白菜心、细粉丝用蒜泥和香油搅拌，一盘清香可口的杏仁白菜心就端上来了，一看就赏心悦目，清香沁人心脾。每年春节我到姥娘家拜年都有这道菜，直到姥娘去世。

说来也怪，姥娘去世后，第二年春天，老杏树也莫名其妙地枯死了。



往事如昨

上当了

谢文勇 口述 刘甲凡 整理

“上当了”在我们家乡是“中套了”或“让人愚弄了”的意思。说起我早年上当的两件小事都挺有意思，也有一点警示教育作用。

1968年冬天，我陪着妈妈到大连看望生病的三姨。三姨住在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与劳动公园隔着一条马路。打开窗户，就能把公园里的景致看得清清楚楚。每天晚上，公园的东北角都会聚集好多人。表哥告诉我，别看这些人什么也没带，其实都是做票证交易的。那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基本生活用品都需凭票供应。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小到烟、酒、糖、茶，林林总总。刚开始，人们在锻炼身体的间隙，偶尔相互间调节一下票证的有无。时间长了，有些人看出其中有利可图，就形成了交易市场。为防止市场纠察队的突袭，那些人都很警惕，把交易的票证都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然后装扮成打拳或练剑的以规避检查。除了票证，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商品，也用这种方式偷偷摸摸地进行交易。

那时候，咱们胶东农村抽烟的人用的多是拨轮打火机，所需的打火石，每块不足1厘米长，二三毫米16号铁丝粗细，是由铈与镧组成的人造合金，只有在东北这些工业城市才能买到，在家乡则属于稀缺物品。当我和表哥说想买一些打火石带回去时，他当即就带着我去了劳动公园。

进了公园后，表哥就领着我往那些人跟前靠。一边脚不停步，一边悄声问：

“有打火石吗？”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卖主。那个人前后左右看了一眼，随即从衣兜里摸出卷烟，递给我和表哥每人一支。接着又摸出一块打火石，要我掏出打火机装进去，随即把打火机递给我，说一声：“试试吧。”我一拨手轮火花闪亮，立马就把汽油棉芯引燃了。接下去，商定好了价格，2分钱一块，我花1元钱买下了50块打火石。整个过程，都是在衣兜里进行的。

春节前回到家，我就把这些打火石分给了村里的好友，他们都很高兴。可没想到，这些打火石装进打火机里，怎么也打不出火星来。仔细看才知道，这些打火石全都是用16#铁丝锯出来的。夜晚在衣兜里交易，哪里能分辨出真假？这不仅让我损失了1元钱，还在村里落下了一段笑柄。

还有一次上当发生在1984年。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闲散的工夫多了，我就随着村里的伙伴们，做点倒腾服装的小生意。

一天晚饭后，我在烟台北大西街服装市场西边的旅店门前抽烟，远远地看见两个年轻人急匆匆地朝我走来。来到我跟前，两人警惕地四下打量一番，然后小声地问我：“要不要手表？我们是从丹东过来的，是丹东手表四厂的工人，手头有一些手表，可以便宜卖给你。”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受“价格便宜”的诱惑，贪小便宜的思想占了上风，就把他俩领进了我住宿的房间。

他们打开手提包，里面露出一堆用

小纸袋包装的手表。我拆开纸袋，手表锃光瓦亮，捻着手柄上了几扣弦放在耳边，听到“噔、噔”清脆而均匀的声音。他们告诉我，手表是“春兰”牌的，商场的零售价格是每块80元，现在算我40元，再便宜就不卖了。听到差价这么大，我当即掏出200元钱买下了5块手表。

送走他俩，我赶紧关上门拿出一块手表上了弦，放在耳边听那清脆的“噔、噔”声。可是不一会儿的工夫，声音便戛然而止。我重新上弦再试，还是一会儿就停了。我纳闷了，就把5块手表挨着试，其结果都是一样。此时我预感到可能遇到骗子了。

那时候200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回牟平，直接去钟表社找到熟悉的张培仁师傅，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他看了看我递过来的手表，“噗嗤”一声笑了，随手拿起一个扳手把表壳打开。当他把手表放到我眼前时，我立马就“猴吃芥末——瞪眼了”，手表壳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对咬的塑料轮，上足弦就能跑一会儿。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只能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回家后我还不好意思告诉媳妇，只能说那是给孩子们买的玩具。

乡间有一句顺口溜：“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不一样；吃了一亏又一亏，亏亏有体会。”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打交道，还真的是要注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投稿邮箱：
ytwbtyj@126.com